超导"小时代"之五 神奇八卦阵

罗会仟

(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190)

2015-12-22收到

† email: hqluo@iphy.ac.cn DOI: 10.7693/wl20160108

阵间容阵、队间容队;以前为后,以后为前;进无速奔、退无遽走;四头八尾,触处为首:敌冲其中、两头皆救;奇正相生,循环无端;首尾相应、隐显莫测;料事如神,临机应变。

——《八阵图赞歌》

如果你看过吴宇森导演的电影《赤壁》,那么请回忆一下,哪个人物给你印象最深刻?是业余忙着写大字读诗经编草鞋的桃园三兄弟,是能写诗能舞剑能给萌萌马儿接生的周公瑾,还是随时都要冷静冷静

的诸葛孔明?嗯,是不是有选择困难?好吧,我们还是想想哪个场景最为震撼呢?赤壁水战固然是之一,之二呢?如果你还记得水战之前的那一场陆战,却也能感受到场面那是相当地气势恢宏,不为别





图1 电影《赤壁》里的八卦阵战场与伏羲发明的八卦图







图2 对称的世界:蝴蝶、冰晶和枫叶(取自 http://hdwallpapersfit.com/)



图3 故宫全景图(取自 www.dianliwenmi.com)

此阵法与我们 要聊的物理何干?

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,八卦阵的要决在于两点:对称和变化。八卦阵原理取自上古时代伏羲发明的八卦图,世间万物都可以归纳到八卦之中(图1)。八卦图整体上是一个正八边

形,这其实蕴含着自然界最基本的 现象——对称。看那花丛的蝴蝶, 捡起一片树叶,捧起一片冰晶,你 就会发现,它们从形状上来看都是 对称的(图2)。对称给以美感,人体 就是一个高度对称的例子, 这是为 啥欧美油画里总是以人体为主角, 话说无论高矮胖瘦都是一种美嘛。 人类向大自然学习, 生活中无处不 存在对称的美感。如果你爬上景山 俯瞰故宫全景, 你就会发现紫禁城 的瑰丽奥秘,就是它的对称(图3)。 正是由于士兵们对称分布, 在八卦 阵中就可以随时做到首尾相应、奇 正相生。而另一大神奇之处就是它 的变化, 改变部分的结构, 就可以 形成新的对称方式,从而迫使里面 的敌兵被牵着鼻子走迷宫, 不被砍 死也得被晕死。

我们为什么生活在一个对称的世界?

要回答这个问题,先要回答另一个问题,世界是什么组成的?

给你一把要多锋利就有多锋利的水果刀,把一个苹果一分二、二分四、四分八……,就这么一直切下去,切到最后会不会遇到一个不可分割的单元呢? 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就是这么认为的,还给最后不可分割的单元取了个名字,叫做"原子"(希腊

语里就是不可分的意思),我们的 世界就是"原子"和"虚空"组成 的。中国古人发明了九宫八卦,也 用类似理论认为世界基本单元不外 乎: 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不过科 学并不是那么简单,直到18世纪 末,科学实验盛行的时代,人们才 搞明白原子究竟是个什么鬼。1789 年, 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指出, 原 子就是化学变化里的那个最小单 元。1803年,英国化学家和物理 学家道尔顿从他的气体分压实验结 果里提炼出了科学意义上的原子 论,所谓化学反应就是原子间的组 合排列四。不同的原子排列组合构 成了不同的物质,组成了我们生活 的世界。原子有多大? 当然肉眼是 别想直接看到它的真容了。原子直 径在10⁻¹⁰ m左右,即百亿分之一 米。如定义十亿分之一米(10⁻⁹ m) 为1 nm, 原子也就只有0.1 nm 左右 那么大。材料中原子之间间隔大概 在0.1-10 nm之间,一滴水或一粒 米里面的原子数目大的惊人,即使 是让全地球60亿人来数的话,也 要数几百万年才能数完! 这个世界 有多少个原子, 你就别掐指头算了

现在,回到之前那个问题,为什么原子组成的世界会有如此美丽的对称结构?我们还得剥开原子的坚壳,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模样。从化学的意义上来说,原子是个不可分的最小单元,但从物理角度来说,没什么是不可分的。原子内部究竟有没有结构,汤姆逊认为很简单,里面就是正电荷和负电荷均匀分布的球体,剥开原子看到的无非是均匀的电荷单元。剥开原子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"子弹"把原子当做靶来轰击,看能打出什么花来。1899年,英国剑桥

大学的卢瑟福在贝克 勒尔发现放射性的天 然铀上找到了这枚特 殊的子弹——他称之 为阿尔法射线(后来知 道是氦原子核)。这种 射线虽然穿透力很 差,一张纸就足以挡 住它, 正因为如此, 它有较大的质量和较 低的速度, 使得更加 容易被探测。卢瑟福 用他的阿尔法"原子 枪"轰击了金箔,他 发现大部分阿尔法粒 子都"如入无人之 境"穿透过去,只有 一部分轨迹发生了偏 转,说明它们受到了 正电的排斥作用,其 中还有万分之一的粒 子是"如撞墙后原路

弹回"的。正是这万分之一令他十 分兴奋,他后来回忆到:"这是我一 生中碰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,就 好像你用一颗15英寸的大炮去轰击 一张纸而你竟被反弹回的炮弹击中 一样。"卢瑟福的实验结果说明, 原子不可能是质量和电荷都均匀分 布为0.1 nm的小球,原子的绝大部 分质量都集中在其核心处——卢瑟 福称之为"原子核"。也就是,原 子内部长的不像西瓜, 而是更像樱 桃,是一个单核结构,原子核带正 电,核外电子带负电。为了进一步 理解电子在原子内部是如何运行 的,物理学家先后提出了"葡萄干 蛋糕模型"、"行星轨道模型"、"量 子化原子模型"等一系列模型,最 终促使了量子力学的建立(图 4)。 包括卢瑟福及他的弟子门生们,有 十多位科学家前后因为原子物理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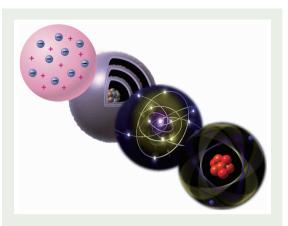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4 原子的各种结构模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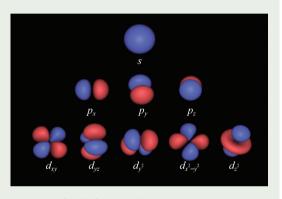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5 几类典型的电子云形状(取自 http://www.ck12.org/)

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^[3]。最终原子的结构模型定格在量子力学框架下,电子在原子内部的运动并不存在特定的轨道,而是以概率的形式存在于原子的空间内,某些地方出现的概率大,某些地方出现的概率小,整体概率分布形成一片"电子云"。实际上,原子核直径比原子直径要小得多,把原子比作一个足球场的话,原子核不过是场地中间的一只蚂蚁。因此,从空间上来说,原子的内部质量虽然主要来自原子核,但结构上还是电子云为主导。

电子云,又是个什么鬼?

电子云本质上就是电子在原 子内部的概率分布,这种分布服 从量子力学定律,而且,重点来 了,电子云的形状并不是杂乱无 章的,而是呈现某些特定的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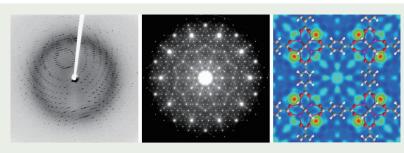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6 晶体的 X 射线衍射,电子衍射和中子衍射图样⁽⁴⁾(取自 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X-ray crystallography, http://fepul.com/diffraction-pattern-electron/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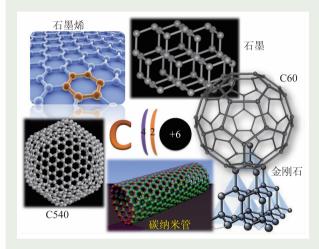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7 碳原子的排列形成各种同素异形体

状。比如,最简单的原子——氢原子,内部只有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,电子云的分布就是均匀的球形,球的密度跟直径有关。电子云的形状还有"纺锤型"、"十字梅花型"、"哑铃型"等等(图 5),仔细观察这些电子云,就会有个非常重要的领悟——它们都遵从一定的对称规律!

终于,答案揭晓。

把一堆原子放在一起,它们会怎么排列?原子核之间显然隔着十万八千里,而且被一堆带负电的电子云屏蔽了,就是想发生点关系,也是腿短莫及啊!原子和原子之间,主要是离原子核比较远的那些电子(外层电子)和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,而这些电子的空间分布,是某些特定对称形状的电子云。那么,一个无比自然且和谐的结果

是列特构喊不而队观阵多原去,原会的有令一整,界还完大了,盘齐这的对用的了,盘齐这的对用的下,盘齐这的对用的下,。并是八称一尺就的关系。

道。X射线作为电磁波的一种,其 波长就和原子直径差不多, 如果用 一束 X 射线打进规则的晶体中去, 就会出现对称的衍射斑点。类似 地,用一束电子或一束中子也可 以实现, 衍射斑点的分布就像你 看到蝴蝶的花纹一样漂亮——这 就是对称之美(图6)。可不要小瞧 这微观世界的八卦阵, 它厉害着 呢! 不同的原子排列方式不仅决 定了材料的外形,而且决定了材 料的许多基本物理性质。举个最 常见的例子,一颗璀璨的钻石和 一支写字的铅笔芯有什么异同? 它们都是碳原子组成的! 谁说朽 木不可雕? 朽木可以变成木炭或 铅笔,也可以变成钻石!区别在 于,铅笔芯里主要是石墨,由一 层层的六角排列碳原子构成, 所 以碳原子特容易剥落, 可以轻易

留下字迹; 但是钻石内部是由碳 原子密堆起来的,碳原子间存在 非常稳定的结构,形成了自然界 硬度最高的材料——金刚石。碳 原子的不同排布就如同孙悟空的 七十二变一样,除了石墨和金刚 石,还可以有单原子层的石墨 烯, 卷成管子的碳纳米管, 60个 碳原子组成的足球烯等等(图7)。 这些材料性质千差万别,又同宗 同源,我们称之为"同素异形 体"。也不要太恐慌,微观世界的 八卦阵型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 么多。数学家告诉我们,微观八 卦阵(空间群)最多也就是230种, 这230种又可以划分为7大类和14 小类[5]。不要问我为什么,反正, 世界,就是如此简洁!

认识了微观世界的八卦阵,接 下来我们看看八卦阵里的兵法。

对于固体材料里面的原子而 言, 离原子核最远的外层电子们因 为"天高皇帝远",体会不到中央的 精神,整天都处于"游离"的状 态。一些本事大(能量高)的电子甚 至可以完全挣脱单个原子的束缚, 而在材料内部自由穿行, 我们称之 为近自由电子,加个"近"字,是 因为它并不是百分百自由的。别忘 了,我们还有强大法力的原子八卦 阵, 电子要想穿过八卦阵, 就必须 找到兵法窍门, 否则死在半路都不 知道怎么挂的。还是以故宫为例, 去过故宫的都知道,故宫以中轴线 为中心,两边侧殿对称分布,主要 大殿都在中轴线上。结果是——旅 游团都只参观中轴线上几个大殿, 侧面的偏殿因为某些特别展览要收 费也人烟寥寥,游客都不约而同地 集中在中轴线上(图3)。也就是说, 游客数目的分布其实和故宫整体的 对称方式相关。这个在微观世界也

有类似规律,电子在规则排列的原子八卦阵里,它的分布是和阵法有关的。一方面,由于原子排列在空间上是重复规律分布,导致电子的运动在空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性,另一方面,如果把材料内部电子按照能量从低到高堆在一起的话,它会在某些特定的方向有着特定的规律分布。

一句话,电子在八卦阵里不能 乱来,要守规矩才有活路。

指出以上两条"兵法"的,是 两位"布家"的物理学家——布洛 赫和布里渊。莫激动,他们不是兄 弟俩,也不是邻居。话说回来,划 分14小类的原子阵法,也叫做14 种布拉伐格子, 真是"布衣出英 雄"啊!言归正传,根据"布家兵 法",我们可以把材料内部近自由 电子们按照能量和动量分布给排列 起来。电子们只能在某些特定的能 量和动量区间内出现,形成一条条 "电子带",又叫做"能带",这就 是它们的破阵大法了。最高能量的 电子, 也就是跑的最快的那些家伙 们,按照动量的空间分布,构成了 一个包络面,又叫做"费米面", 这就是它们的先锋队了。不同材料 的费米面是千奇百怪的,如钾的费 米面是一个闭合的球面, 但铜和钙 的费米面就会有或大或小的洞洞 (图 8)[6]。由于空间上周期重复的阵 法,某个特定区域内的破阵小分队 就足以代表整个大部队, 超出此区 域的别人家的孩子也等价于自己家 的孩子,这个区域叫做第一布里渊 区, 简称布里渊区。一个三维的立 方原子阵法,其布里渊区是一个削 掉角的正八面体(图 8)[7]。嗯,此处 有点烧脑。还好,本质还是八卦阵 的破阵秘诀, 电子在材料内部的动 量和能量分布也是有一定对称规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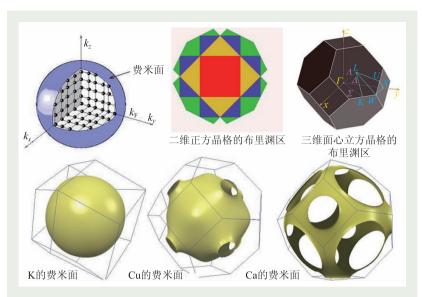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8 典型的费米面和布里渊区(取自 http://www.snipview.com/q/Fermi_surface, http://www.phys.ufl.edu/fermisurface/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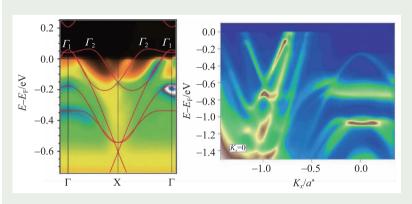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9 实际材料的电子能带结构(取自斯坦福大学沈志勋研究小组主页 http://arpes.stanford.edu/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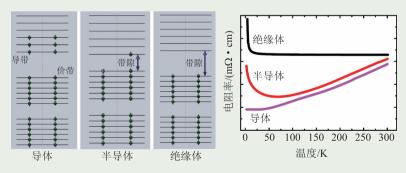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10 导体、半导体和绝缘体的能带结构(左)与电阻规律(右)

的!当然,事实上,材料内部的电子部队结构还是非常复杂的,这就是宏观材料出现各种的电磁热等物理性质的原因(图9)。要理解材料的宏观物性,一是要破解原子八卦

阵法,二是要掌握电子破阵兵法, 二者缺一不可。

作为"敌军",电子也会受到阵 里守方士兵(原子)的攻击,或改变 运动方向,或改变运动速率,也可

物役 · 45卷 (2016年)1期 · 55 ·



能是受伤或者损兵折将, 物理上称之为"散射"。 举个具体例子,材料的 导电性质就和内部电子 受到的散射情况密切相 关,如果电子遇到的散 射很强,能量和数量上 损失很大,那么就是电 子大军受到强烈的阻碍 ——对,这就是电阻! 我们知道,按照电阻率 大小,可以分为绝缘 体、半导体和导体。在 微观上,它们的导电机 理是可以用"原子八卦 阵法"来解释的。我们 先定义高能量电子带叫 做"导带"(电子可以导 电), 低能量电子带叫做 "价带"(电子被束缚在 原子核周围,不能参与 导电)。导体内部近自由 电子数量众多而且兵强

马壮(导带电子数目多),就能在极小阻 碍的状态下轻松破阵; 半导体大部分都 是老弱病残电子兵(导带电子数目少), 偶尔还需要问老东家借援军(比如向价 带借走一个电子形成一个带正电的空 穴), 受到阻力不小, 最后勉强出阵; 绝缘体里面几乎无兵可用(没有导带电 子),而且援军也过不来(价带与导带存 在带隙,很难跳过去),基本全军覆 没,导电效果极差(图10)。在实验上, 区分导体、半导体和绝缘体的最好方法 就是测量它们电阻随温度的变化, 因为 温度越低,原子的热振动就越小,原子 阵型也就越稳定。对于导体而言, 它更 容易穿越原子大阵, 所以电阻随温度降 低而减小。对于半导体和绝缘体而言, 本来兵就或弱或少, 天寒地冻的结果导 致不可挽回的损失, 出阵反而显得更加 困难了, 所以电阻随温度降低会升高, 其中绝缘体的电阻上升更加剧烈, 甚至 呈现指数发散的趋势(图 10)[8]。

怎么样? 微观原子的八卦阵有够 神奇吧?!

参考文献

- [1] 独孤及(唐).云岩官风后八阵 图,诸葛氏宗谱,"八阵功高妙 用藏与名成八阵图"
- [2] 王峰. 道尔顿与近代化学原子 论. 武汉: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, 2003,23:148
- [3] 夏代云. E·卢瑟福的科学精神, 广西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
- [4] Yildirim T, Hartman M R. Phys. Rev. Lett., 2005, 95:215504

- [5] Howard H. Amer. Math. Monthly, 1986, 93:765
- [6] Ziman J M. Electrons in Metals: A short Guide to the Fermi Surface, London: Taylor & Francis, 1963
- [7] Kittel C. Introduction to Solid State Physics, 8th Edition, Hoboken: Wiley, 2005
- [8] 黄昆著,韩汝琦编. 固体物理学,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8